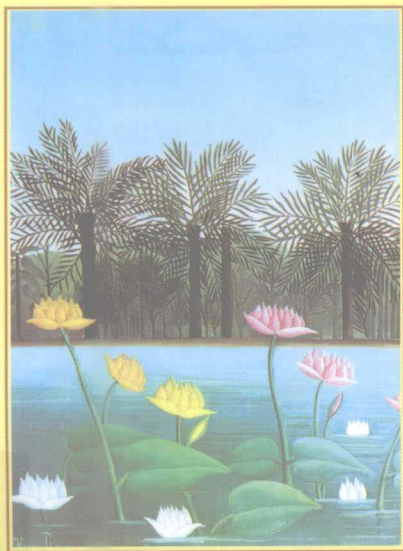




超级畅销书双语彩色插图本

中英对照 彩色插图 难词解释



The Treasure of the Humble

谦卑者的财富

【比】莫里斯·梅特林克 著
马永波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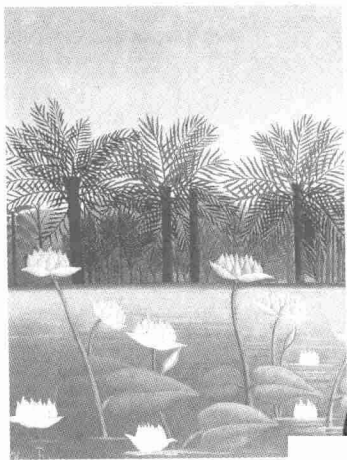
灵魂的苏醒

源自智慧与勇气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超级畅销书双语彩色插图本



The Treasure of the Humble

谦卑者的财富

莫里斯·梅特林克 著 ◆ 马永波 译

灵魂的苏醒

源自智慧与勇气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谦卑者的财富/[比]莫里斯·梅特林克(Maeterlinck,M.)著;马永波译.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9.6

(悦读书架: 超级畅销书双语彩色插图本)

ISBN 978-7-5078-3041-5

I. 谦… II. ①莫… ②马… III. ①英语-汉语-对照读物②随笔-作品集-比利时-近代 IV. H319.4: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0838 号

谦卑者的财富

著者	[比] 莫里斯·梅特林克
译者	马永波
责任编辑	张婧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83139469 83139489(传真))
社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国家广电总局内)邮编:100866
网址	www.chirp.com.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海军政治部印刷厂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200千字
印张	6.5
印数	5000册
版次	2009年6月 北京第一版
印次	2009年6月 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78-3041-5/I·215
定价	20.00元

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译者前言

梅特林克与后期象征主义

莫里斯·梅特林克 (Maurice Maeterlinck, 1862—1949), 比利时象征主义诗人、剧作家和散文家。出生在根特市, 中学毕业后学习法律, 当过短期律师。他短暂的律师生涯表明, 他不适合这个职业, 这个喜欢独处的人身上更多的是沉思散淡的气质, 这使他能够天然地受到文学伟大魅力的吸引。在1887年移居巴黎期间, 他决定抛弃法律事务而从事文学, 从而加入象征派文学运动。1889年出版诗集《暖房》和第一部剧本《玛莱纳公主》。作为象征主义戏剧真正的创始人, 梅特林克的《不速之客》被称为“象征主义戏剧的一颗明珠”。而1909年发表的《青鸟》, 是他对象征主义作出的最大贡献。剧中充满对未来的憧憬, 对人类满怀信心的乐观主义情调。该剧1911年在巴黎上演后, 立即引起了轰动, 作者因此获得了该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梅特林克流亡美国。1947年返回欧洲, 两年后病逝于法国尼斯。

众所周知, 法国象征主义可谓西方现代主义的先声和源头, 从诗学角度来看, 象征主义对文学本质的特定理解, 它观照世界的独特方式, 它在生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本体论、技巧论等范畴, 使其自身的艺术规律具备了自律特征, 并非局限于具体的时代, 而是具有了一般性的文学理论的系统化性质。现代主义的正式开端就是从象征主义出现开始的, 为了确定梅特林克在现代主义文学谱系中的地位, 我们需要简单回顾一下象征主义文学作为运动的肇始、发生与演变。

在文学史家的术语中, 象征主义运动的主要肇始人特指波德

莱尔之后的一群法国作家，包括诗人兰波、魏尔伦、马拉美和瓦雷里。象征主义作为一场文学运动或者一个文学流派，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后来的学者不无想象性的历史建构，是一种人为的梳理。因此，这也决定了象征主义本身作为一种美学现象和艺术潮流，具有复杂性、多义性和暧昧性。为始于19世纪末法国的这一场绵延几十年并波及整个世界的文学运动作出简洁而必要的范围划定，我们首先要区分两种象征主义，一种是狭义的，一种是广义的。狭义的象征主义以1886年9月18日莫雷亚斯在《费加罗报》文艺增刊上发表《象征主义宣言》创造“象征主义”这一概念为始，该宣言通常被看成是象征主义出生的第一声啼哭，归到其旗下的作家大多不是大作家，如勒内·吉尔、斯图亚特·梅利耶、弗朗西斯·维埃莱-格利凡和居斯塔夫·卡恩等，就连莫雷亚斯本人的美学兴趣也没能持久，在“宣言”发出的五年后，他自己又在《费加罗报》上撰文，将象征主义简单地视为“过渡现象”。因此这一狭义流派带有过渡性质，一般认为狭义的象征主义存在了近十年。尽管如此，莫雷亚斯的这篇宣言还是有着多方面的重要意义，例如，它指出了象征主义的主要来源，“夏尔·波德莱尔应该被视为是当今这一运动的真正先驱；斯特凡·马拉美为之带来了一种神秘和不可言说的意义；保罗·魏尔伦为它打破了诗歌的残酷的桎梏”；它还将象征主义的源泉追溯到更远的品达、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神秘主义等等，这一更遥远的源泉有助于理解韦勒克所归纳的象征主义的最后一个层次也是它的最高层次，即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它可以用于一切时代的一切文学。

莫雷亚斯使用象征主义一词是为了反对自然主义和巴纳斯派诗歌空泛的说教手法。在《象征主义宣言》中，莫雷亚斯声称：

象征主义诗歌是说教、宣泄、虚情假意、客观描写的敌人，它致力于为（柏拉图式的）理念带上一种微妙、感性的形式。这一形式并非为它本身追求的目标，它以表达理念为己任，从属于

理念。而理念本身，不能失去与外界关联的那些华丽长袍；因为象征主义艺术的实质性特点，是无论如何也不让理念本身自我封闭起来。因此，在这一艺术中，大自然提供的画幅，人类的行为，以及所有具体的现象，都不能仅凭自身表现出来；它们只是—些感性的表象，以表现它们与占有首要性地位的理念之间的隐秘、深奥的亲性和。¹

象征主义艺术试图赋予理念一种敏感的形式，这种形式就是使具体的富有感受性的表象表现它们与源初理念之间的秘密亲缘关系。表象不是仅仅表现自身，而是作为象征，将具体的有限性的表象与抽象的超越性的理念联结起来。

象征主义旗帜下的作家的艺术风格和诗美学侧重点各有不同，但是，正如瓦雷里所言，他们都有一种“共有的否定”，否定既有的一切陈腐与规范，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巴纳斯派，统统都是他们所要修正和否定的对象。约瑟·皮埃尔在《象征主义艺术》一书中这样概括道：“适合于象征主义诗歌的名称首先与法国浪漫主义的豪放（自命不凡、多愁善感、庸俗乏味）相抵触；同时也与巴纳斯派（高蹈派）的那些与之相反的缺点（匠气十足、毫无个性、富丽堂皇）相对立。但是，如果可能的话，它与爱米尔·左拉的自然主义风格则更是水火不容。”² 19世纪三四十年代与现实主义分庭抗礼的浪漫主义，在法国的代表人物是夏多布里昂、拉马丁、维尼、雨果、缪塞、乔治·桑等作家和诗人，浪漫主义精神的主要特征是对自我的极度推崇，达到唯我独尊的程度，强调对情感生活的表现，重视以“梦或回忆的诗学”拓展想象空间。这种对自我、天才、灵感、情感、想象的特别强调，正是象征主义所要反对的东西。巴纳斯派则是19世纪50

1 自董强：《梁宗岱：穿越象征主义》第36页，天津出版社，2005年版。

2 约瑟·皮埃尔：《象征主义艺术》第2页，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

至70年代出现于法国文坛的一个文学流派，法国文学史家布吕奈尔说，这个诗歌流派试图协调诗歌与实证主义思想，是“诗歌自然主义的一种方式”，这个流派“通过泰奥菲尔·戈蒂埃来自于浪漫派，并且奇特地通向象征主义”¹。“巴纳斯”一词来源于希腊境内的巴纳斯山，相传古代为诗神缪斯及其他诸神的圣地。该流派自认是对浪漫派的修正，主张隐秘地表达诗情，反对浪漫派的宣泄；要求严格遵守诗律，摒弃自由随意的诗体；认为美就是艺术本身。巴纳斯派的主张实际上是当时哲学上的实证主义和科学上的实验精神在诗歌领域中的反映。他们拒绝浪漫灵感，针对诗歌创作容易的现象，代之以一种刻苦的劳动，甚至对困难的探求。总体上趋向于一种客观的特性，即通过细致的描写，通过诗歌与科学的结合来实现一种泛现实主义。这个流派也是短命的，因为从本质上说，诗歌与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之间是完全不相容的。美只能从诗歌内部去寻找。巴纳斯派人为的严格韵律、刻意追求效果和美丽诗句等方面造成完全表面的装饰性华丽，缺少生动的生命感觉，诗歌缺乏整体性效果。瓦雷里曾经对此表示过不满，他认为，如果故意追求韵律的丰富性，从而牺牲了诗歌的所有其他品质，尤其是诗歌的整体性时，这种丰富性是难以忍受的。他对刻意雕琢诗句也持反对意见，他认为有一条“绝对法则”，那就是，美丽的诗句往往是诗歌的敌人，真正的诗歌是一个有机整体，在其中人们不会想到从某处分离出一句让人忘掉其余部分的诗句。

再来看广义的象征主义，按照韦勒克的划分，它是指“从奈瓦尔和波德莱尔到克洛代尔和瓦雷里的一场法国文学运动”²。韦勒克主张将1886年至1914年之间的欧洲文学称作象征主义时期，

1 皮埃尔·布吕奈尔：《19世纪法国文学史》第22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 韦勒克：《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的概念》第27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是一个以法国为中心向外扩散，同时在许多国家造就了伟大作家和诗歌的国际运动，他建议在将象征主义看做一个时期的同时，也看做一场国际化的文学运动。因此，可以用象征主义这一概念涵盖19世纪现实主义结束之后到20世纪现代主义兴起之前的这一段文学历史时期。这种文学史分期理论，将欧洲中世纪结束之后的文学史分成了几个连续的时期，使其具有了完整性，即文艺复兴、巴洛克、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和现代主义。这里，他显然把象征主义和现代主义严格区分开来。任何文学史分期的概念都不会是完善的，韦勒克对象征主义生命周期的划分也不一定能得到普遍认同。他将象征主义时期的开始定为1885年，这实际上把象征主义运动的鼻祖波德莱尔（1821—1867）排除在外了，而象征主义运动的另外两个重要代表人物魏尔伦（1844—1896）和兰波（1854—1891）的文学活动高峰期都在70年代。而且，就象征主义时期的终结时间问题，如果不是过分强调象征主义与后起的诸文学运动的差异性，而是侧重其延续性以及20世纪文学运动的持续影响（例如，超现实主义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前期象征主义，象征主义反对“再现”的一大特点为未来主义、抽象派等20世纪的几乎所有重要流派做好了铺垫），那么，象征主义运动绝不是1914年就已经完成其使命，恰恰相反，在1920年前后，出现了以瓦雷里（1897—1945）、里尔克（1875—1926）、艾略特（1898—1965）、叶芝（1895—1939）为代表的所谓后期象征主义浪潮，将象征主义的影响带出了欧美地域，扩展到拉美及亚洲。因此，将象征主义时期的开始点向前推到1870年左右，向后延伸到1920年左右，应该是一个比较合乎实际的做法，有助于使这种界定涵盖象征主义所具有的复杂性、多义性与暧昧性，便于从象征主义文学运动的内在演化规律出发，考察其完整性和承续性。梅特林克就是后期象征主义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另外一位是德国的霍普特曼。

1889年走上文坛的梅特林克，可谓生逢其时，正好赶上象征

主义运动的大潮，并以其戏剧上的突出成就，成为象征主义的重镇。梅特林克的象征主义戏剧具有神秘化色彩，他主张在日常生活中挖掘戏剧因素，追溯生活的神秘性和美，认为在平静的生活中存在着不安，人的心灵中无以名状的神秘性应是戏剧要表现的内容。因此，他的戏剧往往没有传统戏剧中的自由与责任、忠诚与反叛等等矛盾冲突的重大题材，而是注重以日常生活的平凡事件为题材，在人物平常的举动中表现心灵的矛盾、人的意志与不可抗命运之间的紧张关系。他的这种戏剧追求被称为“静态戏剧”，这是一种情绪的戏剧，而非运动的戏剧，其中没有任何物质的事情发生，而到处都能感觉到非物质的事物，甚至，在表面上无用的对话里，也常常会发现真正的美和意义。他的创作影响了同期的剧作家斯特林堡、契诃夫等人，使他被誉为“比利时的莎士比亚”，并被比利时国王封为伯爵。1911年诺贝尔奖授奖词中对他有这样的评价：“由于他在文学上多方面的表现，尤其是戏剧作品，想象丰富，充满诗意的奇想。这些作品有时以神话的面貌出现，处处充满了深刻的启示，奇妙地打动了读者的心弦，并且激发了他们的想象。”

象征主义的要旨就在于经验世界与超验世界的应和与对应关系，是企图用尘世的材料在大地上建造天堂。“终极之诗的本质，它唯一的目标是让‘从可见通往不可见的大路’敞开。”（《更深的生活》）梅特林克对人和世界及其相互关系有着自己完整的理解。他认为宇宙是由四大物质的和精神的经验主体维系的，它们分别是有形的世界、无形的世界、有形的人、无形的心灵。他认为，无形的世界和心灵是实在的，而有形的世界和人只有同这看不见的世界合为一体，成为其象征和预示，才能具有实在性。他的这种观念中不难看出柏拉图理念论的影响。那看不见的世界就隐藏在可见的表象之内，它把大量的征兆通过看得见的世界传递给我们。梅特林克的哲学继承可以归结为新柏拉图主义，他自己也认为伟大的普罗提诺是他所认识的所有智者中最接

近神圣的。梅特林克不但在戏剧与诗歌中探索这种日常生活背后的神秘性和命运的不可把握，也通过其大量的随笔写作，将神秘主义和对自然界的兴趣融为一体，体现了象征主义者共有的对物质主义和机械论的反抗。他的随笔中涉及到灵魂的永恒、死亡的本质和智慧的获得等问题。读者最为广泛的是“社会昆虫三部曲”，即《蜜蜂的生活》、《蚂蚁的生活》、《白蚁的生活》以及描写植物的《花的智慧》，这些书不是严格的科学著作或者自然史，而是以科学观察为基础的有关人类状况的哲思。而其有关神秘与命运的玄妙沉思则集中在他的一些哲学随笔之中，比如本书《谦卑者的财富》和《智慧与命运》等。这部哲学论文集被誉为精神活力的伟大源泉，是丰富头脑和纯净情操的产物，它旨在帮助我们认识过分物质化生存的悲惨局限，并力图发现通往人类精神王国的途径。

梅特林克早年曾就读于一所耶稣宗教学院，能够服从那种严格的、半禁欲主义的清规戒律。很幸运，他是班上唯一的走读生，可以随心所欲地回家过夜。晚上他经常默默漫步在运河边，沉思着神秘的事物，倾听着教堂响亮的钟声打破夜晚的寂静。这种生活为他对生活神秘性的思考提供了养分。他看重的不是财富和荣誉这些有形的实在的东西，而是灵魂的幸福，这个目标看似虚幻，实则是人最终能够为自己所谋得的唯一幸福，而人世所谓的实在的快感却是仅仅具有短暂的相对性价值。生活的绝对性价值在于生活的神秘性。神秘在我们内部，神秘围绕着我们。我们只能不时地瞥见真实的本来面目。日常的沉沦生存使我们按照习惯性轨道“一往无前”，而难得有驻足脚步倾听自然与灵魂之声的机会。我们的感觉已经迟钝，这使得无形世界与我们之间那种本来无可怀疑的亲密和谐开始逃避我们，使我们只能在阴影中摸索着未知。而那更高的生活、超越的生活，则不断退避到不可解释的朦胧事物之中。充满敌意的无常世界在梅特林克看来并不是我们真实的归宿，人不应该只属于世俗经验所能达到的世界，而要

领略到表象的本源，那样一种更深沉、更神秘的真实。象征主义反对现实主义，否认终极的真理可以凭借感官经验或理性思考来获得，而主张真理只能靠直觉来把握，通过象征来表达。梅特林克认为：“万物之中存在着神秘关系的令人惊叹的导师……他感知到事物之间奇特的巧合与惊人的相似——含糊、震颤、短暂、隐秘——而这些东西在没有被认识之前就已消失。”¹因此，梅特林克特别推崇沉默的智慧，他认为语言往往窒息和悬置了思想，言语是一时的，而沉默是永恒的。“只要我们一发言，就有什么东西警告我们神圣之门正在关闭。”（《沉默》）我们并不能仅仅凭借言语进行真正的交流，恰恰相反，不适当的言语往往让我们永远丧失倾听另一个心灵的宝贵机会。在沉默中触摸到灵魂的提问，在沉默中接近真实的洞察，在沉默中回归本真的自性。可以说，梅特林克在海德格尔之前，就直觉到语言对事物既呈现又遮蔽的双重本性，并对其保持高度的警觉。他甚至将沉默的作用推及到信仰的高度，认为那些比他人更经常地与沉默相遇的人也更为富有，因为他们更接近上帝。“沉默，沉默的伟大帝国，比星星更高，比死亡之国更深……沉默，伟大的沉默之人！遍布于世，各就其位，默默思索，无言劳作；没有晨报会报道他们！他们是大地之盐。一个国家没有这样的人，或者是很少这样的人，那个国家就前途暗淡。就像一片没有树根只有枝叶的森林，必定马上凋敝而不成其为森林。”（《沉默》）

按照存在主义哲学的说法，人是被抛入这个给定的世界之中的，这本身就是一种神秘和荒诞。因此，只要人的灵魂还没有完全麻木，那么他总有一天会像浮士德博士那样，突然醒悟到自己其实是生活在蒙蔽之中，生活在意义与价值的匮乏之中。知识、情欲和事业，非但不能改变他对生命易逝的感受、对在世存在有限性的体认，也难以用虚荣来填补虚无的深渊。“我们真实的生

1 马·布雷德伯里等：《现代主义》第485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活不是我们所过的生活，我们感觉我们最深最内在的思想与我们的自我非常不同，因为我们与我们的思想和梦幻完全不一样。只有在特殊的时刻——也许凭借最微小的意外——我们才过着自己的生活。”（《命中注定》）梅特林克深刻认识到生活本身的悲剧性质，从终极上看，生活注定是一场失败，只要死亡的毒钩还深陷在生命内部，人类就仅仅是丧失家园的浪子。生活的悲剧性并不仅仅体现在命运与激情剧烈冲突的重大时刻，而是时时弥散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之中。“难道不正是当故事结束，我们被告知‘他们很幸福’时，有巨大的不安侵扰我们吗？在他们获得幸福的同时会发生什么事呢？在幸福中，在静止的瞬间，不是比在激情的旋风中有着更深刻的危机因素和稳定因素吗？难道不正是在那时，我们终于目睹了时间的进军——唉，目睹了在我们身旁悄悄行进的其他许多更为秘密的事物……难道不正是一个人以为自己安全远离了肉体死亡的时刻，那陌生、寂静的存在和无穷的悲剧才真正揭开了它的帷幕？”（《日常生活的悲剧性》）因为“死亡是我们生活的向导，我们的生活除了死亡别无目的。我们的死亡是我们的生命在其中流动的模型”。（《命中注定》）我们在世存在的短暂性是由时间的无情流逝所规定的，它是我们生存的地平线。在万物皆流中，生命的气息无时无刻不在蒸腾、衰竭和消逝。物质性生命的损耗和经验世界的空虚，是失去宗教信仰支撑后的人类所要承担的现实。如何战胜时间无所不在的流逝，把握住哪怕最为微小的意义，便成为所有伟大艺术家的共同追求，是人类力图超越有限性的勇敢梦想所在。在现代机器文明的荒原上，破碎主体如何获得救赎，是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母题。梅特林克也是如此，他将人类的终极救赎交托给无形的至善，呼唤我们进入事物不会背叛自身的领域。这其实也就是信仰。“这无形而神圣的善，以决定性的方式，使它无意中触到的一切高贵起来……在秘密之善的神圣平原，最卑微的灵魂也无法忍受失败。”（《无形的善》）

对灵魂归宿的苦苦探求贯穿了梅特林克全部的创作生涯，在一个重物质而轻精神的时代，他在写于1896年的这本薄薄的小书中对我们的劝诫，依然振聋发聩：远离灵魂的生活是我们整个存在的耻辱。他还说，“我们不要害怕沿途播种美的种子。它可能会留在那里几个星期甚至几年，但是像宝石一样，它不会溶化，最后会有人从旁经过，被它的闪光所吸引；他会把它拾起，快乐地继续前行。”（《内在美》）这正是说，凭借某些美的灵魂的力量，其他的灵魂才得以存活。梅特林克，无疑就拥有这样一颗美的灵魂。而《谦卑者的财富》也正是一位美的诗人对美的渴望而产生的热切思索。

译者



*Maurice
Maeterlinck*

cont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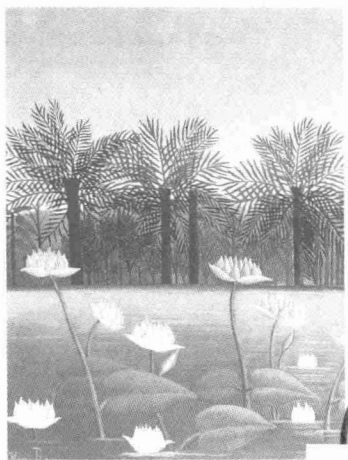
- 2 Silence
- 20 The Awakening of The Soul
- 36 The Pre-destined
- 50 Mystic Morality
- 62 On Women
- 80 The Tragical in Daily Life
- 102 The Star
- 124 The Invisible Goodness
- 144 The Deeper Life
- 168 The Inner Beauty

目 录

- 3 沉默
- 21 灵魂的苏醒
- 37 命中注定
- 51 神秘的道德
- 63 关于女人
- 81 日常生活的悲剧性
- 103 星
- 125 无形的善
- 145 更深的生活
- 169 内在美



超级畅销书双语彩色插图本



The Treasure of the Humble

谦卑者的财富

莫里斯·梅特林克 著 ◆ 马永波 译

灵魂的苏醒

智慧与勇气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